

非黨積極分子
是
黨組織的支柱

威·阿·貝格瑪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非黨積極分子是
黨組織的支柱**

威·阿·貝格瑪 著
劉丕坤譯·劉羣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1067

非黨積極分子是黨組織的支柱

著者：威·阿·貝 格 瑪

譯者：劉 丕 坤

校者：劉 羣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德和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
(東四馬路大街)

1—10,000

一九五一年五月北京初版

В. А. БЕГМА

БЕСПАРТИЙНЫЙ АКТИВ —
ОПОРА ПАРТИЙ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 Г И 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48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莫斯科俄文版本譯出。

目 錄

引言

一 農村非黨積極分子是怎樣創造的

最初一批積極分子幹部

通過會議吸收勞動人民參加社會工作

通過農民協會培養農村積極分子

吸收新的積極分子——十家組組長

在社會工作中的婦女

文化教育機關方面的積極分子

農村共青團——黨的組織的主要助手，農村積極分子的基本核心

二 黨對農村非黨積極分子的領導

基層黨組織——積極分子的組織者與領導者

在發展與鞏固集體農莊運動鬥爭中的黨組織及其積極分子

在羅福諾省田野上爭取高度斯大林式收成的社會主義競賽

三	使村蘇維埃的工作活躍起來.....	七九
三	黨的組織對工業積極分子的工作.....	八四
四	蘇維埃的和黨的幹部的提拔和教育.....	一〇〇

引言

一九三九年以前，羅福諾省的勞動人民，同所有烏克蘭西部各省的勞動人民一樣，是處在波蘭豪紳和地主的羈軛之下的。自一九二〇年被強迫從蘇維埃烏克蘭分割開來以後，勞動人民便生活在極端困苦與貧窮之中。

地主波蘭的殘酷殖民政策迫使被它攫奪去的西部烏克蘭各省在經濟、文化方面陷於極端的落後。併入沃倫省轄區構成內的羅福諾地方是波蘭國最落後的省份之一。在羅福諾省，特別是在荒僻的森林地帶的農村裏面，在它從波蘭地主壓迫下解放的最初日子，一幅驚人的無文化、貧窮與苦難的圖景呈現在我們面前。能够寫出自己名字的農民是稀有的例外。村莊普遍傳染着疥癬，傷寒無情地攫奪居民的生命。這裏不僅沒有電力，許多農民甚至沒有見過普通的煤油燈，每當晚間，烟氣迷漫的火把，暗淡地照着農民們烟

煙火燎的茅屋。在窮困的農業經濟裏面，舊式木犁要算是最完善的農具了。

在波蘭地主的統治下面，森林地帶並沒有從作家庫普林所看到的那種狀態前進一步，他在自己的中篇小說『奧列霞』裏鮮明地描寫過森林地帶農民的憂鬱生活。波蘭地主統治下森林地帶生活的陰鬱畫面，在萬達·瓦希列夫斯卡雅的中篇小說『沼澤上的火焰』裏也有天才的描繪。

當蘇維埃各省進行了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巨大的文化革命時，而在這森林地帶裏，飢餓的貧民，却正和幾十年前一樣，繼續過着困苦的生活，甚而他們想識幾個字的热情願望也成爲夢想了。

波蘭東部各省被叫做『復活區』。這裏的農民只有很小一份地，幾乎全部土地都屬於地主所有。在西部烏克蘭，正如在西部別洛露西亞一樣，與地主並列的還有所謂『包圍者』的經濟，亦即波蘭富農的經濟。

波蘭政府把『復活區』看作自己西部工業地區的農業原料基地，雖然東部地區有着巨大的天然富源，但它不容許工業在這裏發展。付給西部烏克蘭工人的工資，要比付給波蘭中部和西部地區工人的少兩三倍。這裏的失業人數是很龐大的。

烏克蘭人，別洛露西亞人，猶太人幾乎不能入中等和高等學校。語言，文化，民族習慣等遭受了迫害，烏克蘭的學校全被摧殘了。

波蘭貴族的這種特殊的『復活』政策使工業、運輸和農業陷於衰頹。在西部烏克蘭，支離破碎的、農作物收成極低的落後農業佔着統治地位。全部土地的幾乎一半把持在一小撮地主、富農和德國殖民者手裏。約百分之四十的農戶沒有土地和耕畜，過着窮困的生活。

甚至波蘭的資產階級報紙『波蘭新聞報』也不得不承認，由於波蘭地主這種政策的結果，富裕的邊區變為『原始的，窮困的，悲慘的，落後的』邊區了。

邊區的巨大天然富源為在這裏廣泛發展如玻璃、木材加工、傢具、建築材料、燃料、食品、皮鞋等等部門的工業提供着可能性。但是這與殖民者的利益相矛盾，他們竭力阻撓地方工業在這裏的發展。

一小撮木材工業家們，利用着幾乎是無代價的勞動力，在向西歐和中歐國家出口上等木材（橡樹、白樺、楓、菩提）中獲得龐大的資本。而辛辛苦苦經營林地的農民却甚至沒有足夠的馬鈴薯來養活家屬。每年有成千流離失所與破產的農民，由於在當地找不

到勞動力的僱主，而流落到波蘭內地和中歐國家去謀生，逃亡到加拿大、美國、阿根廷，淪爲帝國主義強盜們底沒有權利的移民奴隸。

執行這種殖民者政策的波蘭紳士們只有一個目的——培養農民們順從奴隸命運的意識。在這一方面他們找到了烏克蘭——德國民族主義者們作爲自己的忠實助手。

當地資產階級與富農階級出身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們，一面以剝削勞動人民來維持自己的命運，一面與波蘭殖民者和德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外國奸細們妥協。烏克蘭——德國民族主義者們極力鎮壓勞動人民的革命運動，鎮壓被壓迫者日益增漲的對蘇聯的同情，在勞動者中間散佈民族主義，挑撥民族仇恨，以對蘇維埃制度、對偉大俄羅斯人民的醜惡誹謗來欺騙人民。

烏克蘭——德國民族主義者們，一面給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與富農階級一些優待，一面却詭稱維護烏克蘭民族的『非資產階級性』，試圖用『階級調和』的說教毒害被壓迫大眾的自覺，把勞動人民從階級鬥爭的道路上拖開，以這種手腕來加緊開動地主——資本家剝削壓榨的機器。但是敵人任何狡猾的陰謀都不能毒害大眾的階級覺悟，也不能剝奪被壓迫者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判斷力。

在一九三九年，當西部烏克蘭的勞動大眾迎接那摧毀了把烏克蘭西部各省從蘇聯分開的人爲界限的紅軍時，其歡欣是難以形容的。

蘇維埃政權消滅了統治着烏克蘭西部各省的社會與民族的不平等，農民獲得了從前屬於波蘭紳士與地主的十萬零五千公頃土地，得到電燈和農業機器。在農村裏，開辦了學校，醫院，俱樂部。勞動人民成爲自己土地的完全的主人。

羅福諾省的布爾什維克們領導了勞動人民爲蘇維埃的建設而鬥爭。工業、農業和文化迅速地開始發展。機器拖拉機站已在全區域內建立起來。勞動農民已走上斯大林的集體化道路。截至一九四一年春止，省裏已有四六三個集體農莊，聯合了兩萬八千以上的農戶。學校與醫院網顯著地擴展並增加。斷然地脫離了該詛咒的過去的新蘇維埃公民，提高了覺悟性與積極性。

從蘇維埃制度一建立起來，羅福諾省的城市和鄉村，就有成百成千的非黨勤勞人民開始從事積極的社會活動，他們成了黨組織在新生活建設上的可靠支柱。

但幾十萬人的偉大創造勞動爲戰爭所中斷。侵入省境的希特勒武裝匪徒及其幫兇——烏克蘭——德國民族主義者們——使蘇維埃人民親手建設起來的一切遭到了毀滅。著

名的伊萬諾夫谿谷的玄武岩採石場變爲廢墟，克列索沃的碎石場被破壞，米左赤的糖廠被燒掉，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國家的與合作社的工業被摧毀。佔領者無情地摧毀了工業企業、運輸、機器拖拉機站、集體農莊、學校、醫院、劇院。五個區的中心——德拉日諾，馬羅赤諾，索斯諾夫卡，德米多夫卡，威索茨克——被完全燒燬，幾百個居民集中點被破壞。

在羅福諾市和省的許多區裏，希特勒分子開始施行他們的『新秩序』，建立了對勞動人民的奴隸——農奴制度。建立了監獄和刑房來代替被破壞的學校、醫院、文化設施；在衝要場所設置了絞架。成千人民遭受了苦難和死亡：用自動步槍和機關槍射殺他們，在殺人機器裏用瓦斯毒死他們，生燒、活埋他們。戰前繁榮、富庶的省份變成噩夢似的荒野了。

根據國家非常委員會的調查，僅在羅福諾市及其近郊，德寇們就射殺並酷刑致死十萬零二千個和平的蘇維埃居民和戰俘。成萬人被趕到德國去服苦役。

居民集中點全被德國軍官、士兵、官吏們擄掠過。試圖從掠奪下面搶救自己財物的蘇維埃人民，都遭到了野蠻的拷打。

德國佔領期間，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賣國行爲，在廣大羣衆眼睛裏澈底地被暴露出來。在突入羅福諾省境內的最初一批德國坦克上，就有從希特勒匪徒處受過專門訓練的，做敵人偵察兵的當地富農的子弟。民族主義者們在德國人手下當村長、當警官，這種賣國走狗的行爲暴露出自己是烏克蘭人民的兇惡敵人。他們是佔領者的忠實幫兇，幫他們『獵捕』那些不願給德國人服務的烏克蘭青年，把他們發配到德國去服苦役。他們搜捕陷於包圍的蘇軍戰士，把他們引渡給德國人，並和佔領者一道槍殺當地的居民。

許許多多的文獻與事實證明，烏克蘭——德國民族主義者們，遠在戰前很久，就是服務於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諜報機關的間諜和破壞者。他們的首領們——首先是被勝利的十月革命自烏克蘭拋出的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老骨幹，其次是在國外長大並受教育，對烏克蘭毫無任何認識的法西斯『好漢』，最後是加里察（奧地利的一省——譯者註）與外喀爾巴阡烏克蘭的一些烏克蘭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出身的人——做過奧德聯軍軍官的老牌反革命活動家們。

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經過希特勒的一番特務訓練後，成爲最反動的流派，而以烏克蘭——德國民族主義的面貌出現。德國帝國主義爲了掠奪的目的而廣泛地利用了這

些反動派。

廣大勞動羣衆日益明白，對於烏克蘭——德國民族主義者們來說，正如曼努伊斯基同志所說，『獨立烏克蘭』的口號，不過是爲了分裂蘇維埃聯盟並把我們的祖國——烏克蘭奉送給德國法西斯野獸統治的手段罷了。

羅福諾省勞動人民，正如全體烏克蘭人民一樣，並沒有屈服於兇惡的敵人。他們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用人民游擊戰爭回答了佔領者的獸性和暴行。

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在羅福諾省有黨的地下省委與區委在活動。黨的地下區委與黨組織曾在羅福諾市，果塞，拉法洛，威索茨克，沙爾尼，札萊赤尼，杜布諾以及省的其他地區順利地工作。在佔領期間，烏共（布）省委機關刊——敵後地下出版的『紅旗』報從未停止過發行。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即黨地下區委機關報發行到省內許多地區。

我們祖國的热情愛國者們團結在地下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周圍。他們熱烈地響應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演說裏的號召，並開始在敵後建立游擊支隊與別動隊。游擊運動普遍到整個佔領區。人民的復讐者們爆破橋樑，顛覆列車，燒燬軍需、彈藥和

糧食倉庫，殲滅希特勒匪徒們。大多數游擊隊員都是那些勇敢地站在反德國法西斯野蠻人的鬥爭旗幟下面的當地居民和積極分子。

省內人民給游擊隊以全力的幫助，並參加到它的隊伍裏去。截至一九四四年二月，有一萬多人在羅福諾省的游擊隊裏面。兩年半中間，羅福諾省游擊隊顛覆了約六百列德國軍用列車，破壞一百六十座鐵路與公路橋樑，爆破並拆毀達七十公里的鐵路線，破壞約一百六十公里的電報、電話幹線，斃傷約三萬個德國士兵與軍官。羅福諾省的游擊隊同其他游擊聯隊一道殲滅了敵人十三個大的駐防部隊。

羅福諾省游擊隊不僅要對德國法西斯佔領者，而且必須要對他們的卑賤奴僕——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歐翁』（ОВУН）的餘孽，即烏克蘭——德國民族主義者們，進行殘酷的鬥爭。

爲了破壞游擊運動，麻痺蘇維埃愛國志士的一切行動，民族主義者們企圖慫恿烏克蘭人反對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在他們中間散播仇恨的種子。但是這些希特勒的忠實走狗只能在富農和社會上各種廢物中間得到支持。廣大勞動羣衆馬上就識破了卑鄙的變節者與叛賣者，憤怒地唾棄了他們。

烏克蘭——德國民族主義者們，爲了在羣衆中間保持一點點影響，在蓋世塔波（希特勒德國的特務組織——譯者註）的同意下，採用了卑劣的假面具而伴爲退入『地下』。

民族主義者幫伙們這種向『地下』的撤退，只是一種醜惡的政治陰謀。這些德帝國主義的卑鄙代理人，按照希特勒統帥部的指令，爲了煽動的目的，企圖利用反德口號以博得那些從事反對德國掠奪者鬥爭的烏克蘭人民的信任，麻痹他們的警覺性。事實上，民族主義者們却在繼續與德國人合作，全力幫助掠奪者迫害人民，消滅游擊隊。但是這種卑劣的詭計對於叛徒及其主子並沒有什麼幫助。

羅福諾省的農民大衆日益明白，只有蘇軍才能把他們從德國法西斯羈軛下解放出來。居民在反對德國人與民族主義者的鬥爭中，擴大了對游擊隊的支援。整鄉整村的農民加入了游擊支隊。

羅福諾省的游擊隊在蘇軍從佔領者手中解放羅福諾省時有很大的幫助。游擊隊展開廣泛的偵察工作，並將有關敵軍部署及其防禦工事的情報送給蘇軍進攻部隊的指揮部。有三千五百個羅福諾省游擊隊員越過了戰線，加入普霍夫將軍的軍隊；他們憤怒地殲滅敵人，並在敵後，在他們十分熟悉的地點進行偵察工作，給了軍隊巨大的幫助。當蘇軍

部隊逼近羅基特諾，克列索沃，沙爾尼，特別是逼近省中心羅福諾市時，游擊隊動員居民修復了蘇軍前進地區被毀壞的橋樑，並使敵人駐防部隊的行動陷於麻痺，使他們遭受巨大的損失。按照蘇軍指揮部的指令，游擊隊從背後攻擊德國守軍，無情地消滅他們的有生力量與裝備，使敵人的隊伍陷於混亂。撤退的德軍部隊很少能够把裝備和軍需運走。游擊隊的伏兵消滅敵人的所有物資。游擊隊的英勇行動幫助了蘇軍先頭部隊加速從敵人手中把羅福諾省的區中心與其他城市解放出來。

羅福諾市與省的多數地區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初從德國法西斯佔領下解放出來，而四月以前已經全省都解放了。

羅福諾省的勞動人民以巨大的歡欣迎接蘇軍——解放者的軍隊。從一解放起，羅福諾省的勞動人民就積極地着手恢復被德國佔領者破壞的國民經濟，並在德國人及其走狗被逐出後較短的時間內，在羅福諾省勞動人民的生活中就起了很大的變化。土地重新被返還給農民。截至一九四八年末止，有六百個集體農莊、三十個機器拖拉機站恢復和創立起來了。恢復並建設了工業企業；現在它們生產出來的產品已經超過了戰前水平。除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外，還廣泛地展開了文化建設。在城市和鄉村開辦了八百多